

徑山志卷之六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 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塔銘

大慧普覺禪師塔銘 十三代

張浚

隆興元年八月十日大慧禪師宗杲示寂于徑山明月堂皇帝聞之嗟惜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賜謚普覺塔曰寶光用寵賁之其徒以師全身葬於菴之後使了賢來請銘先是上為普安郡王時聞師名嘗遣內都監至

塔銘

卷六

徑志

徑山謁師師作偈以獻二上甚嘉之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請師山中為眾說法親書妙喜庵大字及製真讚寄師又二年而上即位始賜號大慧禪師明年復取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而師止矣仰惟主上神聖英武資不世出而惠顧一方外之士如此蓋師於釋氏所謂卓然傑出於當世者忠誠感格得之天理是以上動宸心眷知特異吁其盛哉自昔聖賢以傳心為學誠明合體變化與焉西方之教指心空為解脫究竟蓋得一而不見諸用而悟入要處或幾於盡性者所為

後世三宗竝行臨濟正傳號爲得人超出聲塵不立一法根源直截以證爲極焜耀震動卷舒無礙如師子兒遊戲自在獲大無畏此固不可以智知識識也臨濟六傳至楊岐楊岐再世而圓悟師克勤得法于五祖演被遇兩朝其道益盛行矣師實嗣圓悟益光明焉師諱宗杲宣州寧國人姓奚氏年十七爲浮圖不欲居鄉里從經論師卽出行四方始從曹洞諸老宿游旣得其說歎曰是果佛祖意耶去之謁準湛堂準識師睂睫間久謂之曰子談說皆通暢特未可以敵生歿吾今疾革佗日

塔銘

卷六

二

徑志

見川勤當能辨子事勤卽圓悟師也湛堂歿師謁丞相張公無盡求準塔銘無盡門庭高於天下士亦少許可見師一言而契卽下榻朝夕與語名其庵曰妙喜字之曰曇晦且謂子必見圓悟師吾助子往遂津致行李來京師見勤於天寧一日勤陞堂師豁然神悟以語勤勤曰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故未明又一日勤舉演和尚有句無句語師言下得大安樂法勤拊掌曰始知吾不汝欺耶自是縱橫踔厲無所疑於心大肆其說如蘓張之雄辯孫吳之用兵如建瓴水轉圓石于千級之阪

諸老歛衽莫當其鋒于時賢士大夫往往爭與之游雅
爲右丞相呂公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會女
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輩師在選中已而得免蓋若
有相之者渡江而南園悟方主雲居席命師居第一座
爲衆授道譽望蔚然已而去入雲居山居古雲門學者
雲集復避亂走湖南轉江右入閩築庵長樂洋嶼時從
之者纔五十有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輩前此蓋
未始有也後皆角立始應給事江公少明之請住小谿
雲門菴而浚在蜀時勤親以師囑謂真得法髓浚造朝

塔銘

卷六

三

徑志

遂以臨安徑山延之道法之盛冠于一時百舍重趺往
赴惟恐後拜其門惟恐不得見至無所容敞千僧大閣
以居之凡二千餘衆所交皆俊艾當時名卿如侍郎張
公子韶爲莫逆友而師亦竟以此遇禍蓋當軸者恐其
議已惡之也毀衣焚牒屏居衡州凡十年徙梅州梅州
瘴厲寂莫之地其徒裹糧從之雖死不悔噫是非有以
眞服其心而然耶又五年太上皇帝特恩放還明年復
僧服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最後以朝命住育王聚衆
多食或不繼築涂田凡數千頃詔賜其莊名般若又二

年移徑山師之再住此山道俗歆慕如見其所親雖老
接引後進不少倦居明月堂凡一年以終將示寂親書
遺奏及寄聲別右相湯公又貽書於浚了賢請偈復取
筆大書不少亂師雖爲方外士而義篤君親每及時事
愛君憂時見之詞氣其論甚正確晚自徑山來秣陵見
浚垂涕言先人不幸無後某之責家貧何所仰願乞一
給使名藉公重庶有肯就者浚爲惻然興嘆遂奏其族
弟道源奉師親後旣退居明月堂冒暑走其鄉上塚葺
治所存益如此使爲吾儒豈不爲名士而其學佛亦卓

塔銘

卷六

四

徑志

然自立於當世非豪傑丈夫哉卒被光寵表之無窮誠
有以自致也所賜御書建閣藏於妙喜菴與茲山不磨
矣師壽七十有五坐夏五十八年僧俗從師得法悟徹
者不啻數十人皆有聞于時鼎需思嶽彌光悟本守淨
道謙遵璞祖元冲密先師而卒我秦國太夫人亦嘗於
師問道焉嗚呼我識師之早此心默契未言先同從容
酬接達旦不倦人間至樂孰與等擬蓋惜其淪沒山林
惠利之不溥加于人也然而以道觀之安可以隱顯去
來索師於形骸之內哉我竇知師宜爲之銘銘曰

死生爲一 非想非說 證徹了悟 一息千劫
嗟師何爲 拳拳忠孝 欲迺羣迷 俾趨正教
嘻笑怒罵 佛事熾然 情生智隔 疑謗興焉
天目巍巍 終古莫移 師兮道德 此山與齊

元叟端禪師塔銘

四十八代

黃潛

菩提達磨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止中上直接
上根其後枝分爲二心印獨付於曹谿派別爲五而宗
風大振於臨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
時故其子孫最爲蕃衍徑山元叟禪師大慧四世孫也

塔銘

卷六

五

徑志

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爲儒家母王氏
能通五經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超然有厭薄塵紛之
意六歲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雅不欲汨沒於世
儒章句之學十二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
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
器識淵遠夙負大志以斯道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寢食
初叅藏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
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叅
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

師云和尚漉叟便棒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領之卽
延入侍司是時衆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叟旣告寂師
至淨慈依石林鞏公卽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
谷陵東嶼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閣真爲莫逆交尋以靈
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琪公
在育王以偈招之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
渡江而謁覺庵真公於承天復叅雪巖欽公於仰山雪
巖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巖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
臭口巖云懶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

塔銘

卷六

六

徑志

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巖咲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卽送師
歸蒙堂居三歲而巖逝乃還淞右虎巖伏公時住徑山
請師居第一座焉旣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詩百餘
篇皆真乘流注四方納子多傳誦之大德庚子出世湖
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覲師唱其道師微笑而不答辦香
酬恩歸之藏叟馬學徒奔湊名聞京國後三年癸卯特
旨賜惠文正辯禪師中書平章政事張閻公任行宣政
使首舉師主中天竺開堂之日公率僚屬親臨座下寺
當久廢之餘師爲樹門榜而正隣剎之侵疆治殿宇而

還叢林之舊觀皆出公外護之力皇慶壬子遷靈隱有
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陞座說法竣事入覲於便
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陞辭南歸
卽拂衣去養高于良渚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
宗四衆咸謂非師莫能荷負其任相率白于宣政行院
請師補其處泰定甲子用使院闔詞奏請爲降璽書作
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
越閩而慕其道者鱗萃蟻聚至無所容歲饑皆裹糧而
來以得見爲幸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

塔銘

卷六

七

徑志

其道愈光師嘗勘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
云臨朕礎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叅堂去又礎一僧
云碁盤石斫破你腦門盃盃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
便喝又礎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
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其機
鋒峭峻多此類師以呵叱怒罵爲門弟子慈切之誨以
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爲藏叟之的傳一人而已
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而其道德聞望爲朝野
所推服薦膺命賜人以爲榮而師未始自銜意漠如也

暇日以餘力施於篇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
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
禪其取重於前輩如此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佛涅槃後
一日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於徑山之丈室世壽八
十八僧臘七十六其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
已休吸之尚未舍寄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
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
沐浴更衣別衆趺坐書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
發燄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

塔銘

卷六

八

徑志

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窆于寂照塔院而分爪髮建塔
于化城幻有精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于世所度弟子
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楚閩粵蜀漢間者若
千人其上首靈隱法林本覺梵琦中天竺三祖銘等狀師
行業俾潛書之茲碑潛忝從章甫逢掖之後未能於宗
門中嗅薝蔔之香嘗醍醐之味罔知所以措其頌美之
辭庸備著狀所述爲序而銘諸庶幾不失其實來學得
以究極夫旨趣云爾銘曰

大雄唱滅宗途肇分不有單傳孰開我人巍巍大慧垂

陰四葉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據獅子座四十二年被遇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有嚴外護大法棟梁一夕而摧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寂而常照碧潭秋月散爲千光非同非別徑山蒼蒼上與雲齊真身常住大慧焉依讚述虛空非愚則惑直書具文刺此山石

古鼎銘禪師塔銘

五十一代

危素

元順帝至正四年素以王事留觀暇日汎錢湖至青山寺蓋古鼎銘禪師隱處也師方出主補怛洛迦山瞻挹

塔銘

卷六

九

徑志

道風莫能遂一見素旣還朝師兩陞巨刹大振玄學道重東南凡十有四年爲至正十八年而師示寂其門人仁淑萬金以書若狀來請銘其塔按師諱祖銘字古鼎姓應氏世居四明之奉化從祖徽宗叅知政事父貞母葉氏師生於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幼穎悟不近葷食稍長學道通左氏書而尤嗜釋典年十八厭處塵俗以父母命從金峩寺橫山錫公學出世法錫公鍾愛之二十有五得度受具戒出游諸方首以竺西垣公於天童山爲內記尋走閩浙多所叅訪莫有契

者時元叟端禪師在靈隱寺師往謁焉一日入室扣以

黃龍見慈明機緣元叟即當山四十八代詰之曰只如趙州云

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與慈明笑曰是罵耶你且道二老

漢為復肝膽相似為復鼻孔不同師云一對無孔鐵錐

叟云黃龍當下悟去又且如何師云也是病眼見空花

叟云不是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自是坦然無疑滯未

幾命居記室晨夕警發益臻其闡奧一時德譽藹著所

與交遊皆雅望之士去留叢林輕而師愈謙抑自持有

以輿從為相迎者悉謝絕云惟杖履而已元順帝元統元

塔銘

卷六

徑志

元年師五十有四始自徑山出住昌國之隆教寺學者

不憚步險爭願趨往席下後八年迺遷寶陀寺即補怛

洛迦山也浙東都元帥完者都公威震海上而于師至

禮甚恭日本商航數奉國命盛齋金幣來聘師每避去

至正五年浙江承相朶兒知國王領行宣政院事特移

師住杭之中天竺七年迺遷師還主徑山師在中竺時

有童子仇姓者從師荷包笠夜宿蘓之承天寺見空中

有一寶鼎左右翼衛皆天神若有所告曰天帝以此鼎

還賜徑山也詰旦以事質其僧曰此必古鼎禪師還遷

徑山也日與之俱來爲求給役俄而徑山命下聞者異之京司以師法席之盛錫號慧性文敏宏學普濟禪師十一年穎豪亂作師治妙明庵于放生池上曰吾將老于此焉十七年杭再受兵師退而庵居又數月苗獠焚掠徑山承相達識鐵木邇公延師至都之雲居庵暇則詣師諮叩宗門玄旨請禮彌篤一日請看經次師惟默坐公問長老何不看經師云尋行數墨爲看經耶公無語師翻經云老僧看經看經去也公以手覆經云請與說破師云伊尹周公阿誰做公遂領悟周貞良公特主

塔銘

卷六

十一

徑志

中竺謂嘗闡化是山請歸了幻庵已而有微疾澡浴更衣集衆危坐致書承相囑以外護佛法之意俄而指語其徒曰觀世音金臺至矣吾平生兼修之功有驗也乃大書偈曰生歿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書已擲筆而逝五月二十二日也先一日承相夢師告別卽遣吏候問而師已化去爲之嗟悼不已致賻有加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行院槩郡府官僚盛設俎奠于道茶毘時舌根數珠皆不壞得五色光舍利無算其徒收取舍利與不壞者建塔於徑山及隆教寶陀青山焉世壽

七十九僧騰五十五有四會語錄暨外集若干卷傳於世師意度直率不爲緣飾居處物用清苦淡泊晨興盥頰以致澣濯未嘗役僮僕自幼至耆年未嘗少休怛兼修淨業禮觀世音像日必千拜而於大法洞徹玄微開示直截踔厲縱橫應變無窮雖門庭峻拔若不可少殺隨其夙器慈悲誘掖成就爲多至於文學廼師之世業里中袁文清公楠金華胡公長孺黃公潛蜀郡虞文靖公集長沙歐陽公玄咸稱慕之見諸文字者舉可徵已所度弟子若干素嚮承認詔纂修宋史實論著叅知政事

塔銘

卷六

三

徑志

師爲公世胄雖離塵絕俗而所建立章章若是序而銘之有不容辭銘曰達磨西來直指心性後列五宗臨濟爲盛妙喜在宋其道彌尊燈分淑世有燁後昆猗慧性師篤生海裔家學有源簪纓之系廼慕空乘受業金峩壯遊海嶽掉臂而過投錫于吳泠泉是遊遂逢碩師開厥蘊奧在昔黃龍有大機緣羣疑一祛竟紹真傳爲法出世道行島嶼竺峯再遷其化益普爰陞雙徑有奕有耀元臣鉅夫稽首受教十年化洽息影巖扃靡顯靡晦龍象純純倏爾而逝生歿俱寂空洞混冥誰究其極瞻

彼宰堵來學攸思記德貞銘宗伯告辭

癡絕禪師行狀

三十五代

趙若琚

師名道冲自號癡絕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氏嘗夢經
山木爪樹下其實纍纍取而食之占者謂當產奇士已
而師生豐上短下資稟過人長應進士舉不利受釋氏
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政落髮游成都習經論於大聖
慈寺未幾以名相厭人雅有志於出世間法紹熙壬子
出峽回旋荆楚間時松源岳倡密庵之道于饒之薦福
徑造其廬適歲饑聞曹源生首衆雲居松源以西湖妙

塔銘

卷六

三

徑志

果舉出世師聽其入門語有省叅堂俾侍香甲寅夏復
從弁從龜峯留三年以偈辭入浙有尚餘窮相一雙手
要向諸方癢處爬之句江湖至今傳誦松源主靈隱門
庭高峻不妄許可師棲笠八閱月未得歸堂每囁嚅欲
自言屢呵斥不容近一日有告之松源者松源曰我八
字打開挂搭他自是他當面蹉過師聞此語口耳俱喪
始知侍曹源於妙果龜峯時嘻笑怒罵無非善巧方便
自此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既而曹源順寂遍歷諸老
之門踰二十年淨慈肯堂克華藏遁庵演一見以爲法

器知密庵之傳必復興於異時其後潛庵光一翁如癡
鈍穎掩室開浙翁琰皆分半座俾倡所學嘉定乙卯由
徑山應嘉興光孝請一薌爲曹源修未供寶慶乙酉被
堂帖移蔣山蔣山田多依山瀕水旱潦不常歲租不足
以供衆師攻苦食淡相安於寂寞十四年始終如一日
時叅樞抑齋陳公開閩金陵素敬師操行孤高舉似於
閩師東畝曹公會鼓山虛席卽命師主之未行遷雪峯
嘉熙戊戌入院甫半載有旨住太白名山適育王住持
未得人因師之至又強之兼領師往來兩山間四方學

塔銘

卷六

古

徑志

者從之如歸聲聞京師淳祐甲辰詔移靈隱說法飛來
峯下追念密庵松源舊遊方思所以振起祖風而魔事
出於意料所不及難以口舌爭遽動終老故山之志伐
鼓亟去雖京兆尹節齋趙公致書力挽堂帖有虎丘之
命昇師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俱莫能回其意戊申春
育王散席諸大老落落如晨星惟師爲藁林尊宿衆舉
於朝日夜俟師之出亦固辭乃已明年己酉訪丞相弘
毅游公侍郎滄洲程公於茗溪私弟歸塗京兆節齋趙
公命駕遣書要於路留連郡治彌兩旬欲挽之爲法華

開山懇祈再三不得請而勅牒住徑山之命繼至師謂先諾固不可違君命豈應引避乃以九月至法華踰月登雙徑實踵無準範之後人神嚮合聲懽如雷俄染疾在心膈間飲啖日減自冬涉春形體雖羸而陞堂提倡精明如平時三月六日忽手書龕記敘得法之由遣遺書十數且口占法語寄無準塔所曰無準忌在十八吾以十五卽行不得辦香修供矣侍僧駭其言亟以遺偈請師咲曰未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個人直下承當卽命筆書舜衆上堂曰世尊師入涅槃告衆云汝等善觀

塔銘

卷六

七

徑志

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今日卽有明日卽無枯世尊云平生用盡伎倆臨死之際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自是屏醫却藥果至十四日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後三日茶毘舍利五色粲然弟子遵遺教奉靈骨以庚戌五月十九日歸葬金陵之玉山庵學徒追悼不舍中分其半建塔徑山菖蒲田玉芝庵實是月二十四日也壽八十二臘六十七師純誠無僞表裏如一待人恕而立已嚴應世圓而領衆肅住山三十年所至以激

揚宗風爲已任以道法未得其傳爲已憂平居簡淡沈
默若不能言及坐籌室勘驗納子機鋒一觸猶雷奔電
掣海立江翻皆茫然莫知奏泊誓不輕以詞色假人重
誤來學晚年無他好多留意字法於小楷最得三昧往
往端嚴凝重類其人僧俗歸敬求法語偈贊無虛日雖
祁寒盛暑揮染不倦士大夫多樂從之游而尤爲名公
鉅卿所推重以至聲名喧傳海外有具書禮犯鯨波而
來問法者其道德有以服人一至於此方在天童育王
時被旨開堂靈隱東擔將戒行而隣峯疾之者聲言欲

塔銘

卷六

六

徑志

喉羣不逞梗於中道左右聞之舉以告師曰吾平日以
誠實接人將何以加我略不爲之動彼亦終於無所施
而止雙徑冷泉太白雪峯海內甲刹也近年以來萌欲
速之念者挾輿援矜智巧歷階而上力可以通神師則
不然短褐布衣終其身不爲勢利所動故其進不由介
紹其退心常泰然真法門之棟梁後學之標準也鍾阜
去東陽六十里玉山寶介其間由潤而昇禪錫經從曾
無駐足方袍之地師誅茆結廬鑿石開徑倒囊鉢所有
不足以給土木之費京湖制帥無庵孟公秋壑賈公聞

而爲之助京尹節齋 公繼捐金粟以相其成於是卽
庵之傍定瘞骨之所峯巒回環龍虎對峙旣盡挹金陵
諸山之秀而玉山玉芝其名又適相符夫豈偶然哉故
其亾也葬如志旣葬後一月嗣法弟子法鑑致師遺書
以行實屬若垢爲之狀顧方屏迹田里多病侵陵有所
未暇越再歲其徒了源持木石侍郎尤公所作語錄敘
引切切申前請益力慨念丙申之春識師於獨龍岡下
一見傾蓋如故今回首十七年矣誼不容辭因撫門人
所編行實間叅以所聞敘次始末面授了源使持以乞

塔銘

卷六

七

徑志

銘于當世大手筆爲叢林不朽之傳謹狀

竺遠源公塔銘

五十二代

宋 濂

徑山禪師入寂已久古緡州男子實爲之銘其序曰禪
師諱正源字竺遠歐陽其氏也文忠公爲遠祖而南康
其所居也年二十七受具戒越四十五載當元至正二
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壽七十又二而逝其始與卒也
大辨和尚虛谷陵公以道德名東南其傳法師也觀音
興聖道場靈隱徑山其所主伽藍也始見陵公公以龍
潭滅紙炬語問之禪師應之曰焦石可破層冰公曰破

後奚爲復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所知者何事方思
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悚然默喻由是智開識融外內
無礙雄談慧辯動靜皆空叩之者無窮歸之者有容近
者化而信遠者慕而宗又能飾之以文持之以勤位尊
而不以爲榮德盛而守之以謙所得乎道而出乎世者
也居道場增其室廬之未備者主徑山焚亂兵遺骸之
暴露者在靈隱樓閣皆爲煨燼惟其所居獨存類有神
以相之者其建功動物之可見者也生之夕梵僧見夢
于其母及將歿也預告日期書偈而化弟子分瘞爪髮

塔銘

卷六

六

徑志

于道場舍利叢叢然生其靈異之顯著者也元之帝師
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五主巨刹皆方
鎮大臣遣使者所邀致其法孚于人者深也廣化圓伊
本覺文煜與聖宗得承天道瓊淨光智聚大慈等若干
人其得法弟子也某等若干人其所度學子也徑山其
白塔所在也全身而瘞者禪師之意也一十二年某月
日其瘞之時也集而傳之者其所說法也法不可以迹
求道不可以形著雖無塔可也有塔矣雖無文可也宜
無文矣繁其辭者過也故略而約之略而約之者古之

道也以古道處禪師者余志也謂余爲簡者非知道者也請銘者圓伊也銘曰道之原本無言兮以言求道道豈宣兮有倬達摩號爲禪兮指心見性簡且專兮弊而失宗口耳是傳兮襲訛蹈誕欺昏頑兮虛石嶄嶄法雷震天兮餘音所及聾以顛兮師奮大勇直走其前兮象據獅吼沂幽玄兮五蒞名山從者千兮抉堙疏滯道百川兮洗濯白日光爛然兮有目皆覩照八埏兮文辭如雲來翩翩兮卽而索之以緝繫烟兮道且不有矧簡編兮又况幻形同蛻蟬兮闕塔鑱文不愈衍兮有文之文塔銘

卷六

九

徑志

多糾纏兮文而無文道乃全兮師道如羿此遺弦兮因粗解妙在後賢兮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 五十三代

洪武十二年化

宋 濂

姑蘓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翰器物爲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皆然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達磨正傳追配先哲者唯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蘓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爲

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竝進其師嘉之同見閩國
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已子使其
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
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贖
法縱獲天雨寶花于我奚益哉遂去建業見廣智訖公
于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
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左承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
爲樂師微露文彩珠潔璧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
相延譽恐後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

塔銘

卷六

二

徑志

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燭所謂黃葉飄
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卽歸海雲胸中如
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
省機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
涉偏執于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
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勘
辨之師隨機而答如葉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叅
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
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袞袞如懸江

河聲光煒燁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
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花
百里驩迎如見諸佛爲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鼓
申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隣刹普慈其激揚誘
掖如隆教時戊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爾兼領
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
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承平遺風較之普慈君
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
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

塔銘

卷六

二十一

徑志

者愈衆亾賴男子瞿範日饗盤飧主庖者厭之瞿銜而
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受賕誣師爲通衷私使者攝
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寃強師復還
徑山緇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
龍興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
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 賜還窮隆山山
卽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
書偈而逝九日行荼毘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
沉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色室利羅

交綴于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于所居山之陰寶
盈分爪髮歸徑山下于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
八年爲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
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
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
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爲賢爲錫今號云
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于其歿也上首弟子普
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
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說經雷

塔銘

卷六

二十二

徑志

動蟄驚風行草偃者爲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
絕其枝末直探其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
是矣奈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爲然至于師表當世者
一從事于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
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爲東南龜鏡哉師出世
時窮隆山石夜走及涖普慈神降于人述師清嚴之狀
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茲
不敢勦入也銘曰

華梵諸祖所了惟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彙芸芸靡

不苞括肯捐全軀而局一髮奕葉相仍軌轍弗殊融通
小大無礙無拘猗歟禪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雲流山
涌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斬焚絲秋葉之零
飄墮庭巒仰視清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證諸碩師機
鋒交觸劒戟差差出世海濱人天拱手發祥含徵白石
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搥以眼聞者斷除空華由其見
凝轉識爲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嶽大臣遣使候迎
陟于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雙徑匪私于師東
南龜鏡輕儂小夫憊不自懲皦皦白璧何憂蒼蠅風騰

塔銘

卷六

二十三

徑志

波掀萬辭嗟惜是非旣昭重泣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
聲師今之旋卉木含榮世緣已終微笑而滅設利如珠
綴于紺骨末學競奔曲藝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
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仰之誰敢不勉

月江淨師圓照塔銘

六十五代

胡澹

尚書

師諱宗淨字月江別號月清旣退徑山之席更號圓照
族本浙之金華蘭溪人倪姓父景華母包氏嘗夢神僧
入臥室遂覺有娠 皇明洪武九年丙辰九月二十五
日降誕生有異質自幼聰慧授以經文卽能成誦若宿

習然既長出家同邑正覺院禮沙門文譯爲師年十七
祝髮卽洪武二十六年癸酉受具戒遂往虎跑習靜業
誦楞嚴經至如標月影指處豁然省悟聞知雙林正菴
闇公乃宗門巨擘躬詣咨扣印可闇一見奇之便問黃
檠打臨濟你作麼生師卽答云按牛頭喫草闇喜其機
見敏捷如針芥相投畱領維那之職後游徑山至京師
天界寺住持道成延掌藏鑰永樂元年癸未士友唐道
正姚如覺復請師看藏經師結跏趺于其室終日誦念
三年不逾闕致有白雀啣芝之應廼印經一藏迎歸正

塔銘

卷六

二十四

徑志

覺亦感天降甘露地產靈芝由是道譽日彰衆咸舉住
三衢正果禪寺五載之間興廢舉墜人咸欽仰後退歸
受業重建殿宇雕粧佛像什物器用無不畢備我
太宗文皇帝遴選天下高僧校勘三藏教典師應
詔馳驛赴京居海印寺數蒙恩賜甚渥事畢回南
京復傾已帑印造大藏尊經貯以琅瑯送至當山永鎮
寶所以報國恩時靈隱住山曇續重其學行延居第
一座迨

仁廟改元歲在乙巳徑山虛席僧錄少師榮國公衍舉

師主之至則百廢具興殿堂廊廟一新佛像粧飭畢備
自書天下徑山之扁駙馬都尉沐昕特爲大書寺額揭
於照殿率苾芻辯正宗緒扶立教基往來雲水悉有依
庇宣德乙卯退居東堂正統庚申回蘭溪祭掃祖壟七
年壬戌三月三日還徑山忽示微疾至十三日午時集
衆索筆書偈云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
日午打三更書訖跏趺而逝後七日荼毘舌根不壞諸
弟子歛骨葬于凌霄之隴建塔於圓照世壽六十七僧
臘五十一嗣法門人若干人手度弟子徑山住持大英

塔銘

卷六

二十五

徑志

等若干人平昔說法皆自胸中流出無非借言以顯明
也所著徑山集月清餘錄中峰淨土詩石門語錄刊行
於世師體貌魁偉器宇宏博得傳臨濟正派迺大慧七
世孫也當時公卿大夫若少師姚廣孝等咸贈詩文相
共稱許其徒大英恐師行業久而泯湮以狀請余爲銘
章俾勒之貞珉以傳永久銘曰

大雄立教肇自西域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四衆皈依風
行草偃涵溶萬法妙悟者鮮卓哉大慧獨得其傳法雷
普震罔不翕從師克繼紹木鐸載揚校正藏典衣被恩

光久住名藍興墜舉廢戒行兼全屢感祥瑞說法有緣
迹作尤多密裨 皇化利益莎羅壽六十七忽示微疾
書偈跏趺擲筆圓寂七日茶毘舌根不壞久積精成不
緣四大凌霄之原巍巍宰堵勒時貞珉垂休千古

雙徑林禪師塔銘

方九叙

錢塘人兵部郎中

師生沈氏諱慧林字萬松別號雙徑杭之仁和人也生
稟異質不類羣兒稍長耽玩佛書授以世典棄而弗觀
也父母察其志以爲終不可奪遂捨爲法輪寺僧寺在
省城中諸僧所習瑜伽薦亾之教罔知出世大法師獨

塔銘

卷六

二十六

徑志

愀然嘆曰此豈生歿大事可能了耶素聞天目平舒老
人道行超卓卽別其師實庵堅公投禮老人獲聞心要
一日晏坐林間偶聞猿鳥之音豁然有悟仍別老人入
京師徘徊諸講肆中研究玄奧夜宿通堂傍聞一僧誦
丹霞上堂公案尤大了了是時伏牛空幻叟寓止廣德
禪林師乃詣叟自陳所解遂得法于空幻之門已而入
川峽登峨眉峰復歸於杭歲在庚戌師特造余曰吾年浸
老衰朽之相豈可久游人寰茲欲別子遯跡諸暨山中
以畢此頽齡耳乃以永明心賦一帙畱別而去是後復

遷徑山竟絕迹於城府矣師素通三藏尤精於圓覺金剛法華楞嚴諸經爲人講說諄諄靡厭其人領解乃止予嘗讀楞嚴詣質疑頗得其詳師之居徑山也道日益崇修日益精而四方從學者日益以衆經云兩足者其師之謂歟丁巳春月師忽謂衆曰吾報將盡當不久人世矣自是絕穀月餘時時唯啜澗水至冬微疾而化目未瞑猶涉筆書偈云七十六年萍踪何倚本無去來應緣而已于時禽鳥哀鳴瑞雪飛舞衆以爲異云師生成化壬寅四月十四日卒于嘉靖丁巳十二月十五日世

塔銘

卷六

二十七

徑志

壽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蓋自臨濟傳法以至於師實二十六世也縉紳與師交友者若萬總戎表王郎中畿予尤被厚於師其爲悲感何如哉茲歲庚申弟子性中等將建塔塋師以爲稔知師道者莫予若也廼以悅庵喜公狀乞銘乃爲銘曰

佛法有二曰戒定慧疇克兼全是爲高第師稟異資卓然早歲性樂一乘志卑六藝初入法輪厭于塵世載禮平舒洞乎實際遐游京師徧叅講肆傳心空幻繼統臨濟峨峰旣歸徑山是憇戒珠圓明慧天澄霽說法談經

啟蒙祛蔽實惟利他匪但自利吾道無涯此生罔逮絕
穀踰旬跣趺而逝囑付羣徒朗吟以偈存鮮遺金藏惟
寸竈新塔巋然山靈拱衛稽首以銘垂諸萬世

月亭得法師塔銘

陸光祖

萬曆丁亥十一月余赴南司寇 命月亭法師追送於
錫山舟次言別意甚怏怏明年戊子正月余以請老未
上留句曲而師訃音至矣爲嗟嘆流涕者彌日其年七
月二十四日弟子真芹等葬師於王村塔院之後因走
留都徵余銘余雖不獲辭未暇應也今歲壬辰予告歸

塔銘

卷六

二十八

徑志

田師沒且葬已五年矣真芹輩復申前請遂誌師生平
行槩而銘之云師諱明得號月亭以紹萬松禪師法又
號千松俗姓周氏世爲烏程縣人幼岐嶷不凡嘗隨父
赴西資佛會指畫像問曰是非僧耶父曰然遂求出家
于雙林慶善庵年十六而祝髮初習瑜珈教化長慕大
乘始叅百川海禪師求出世旨道機不契遍叅名宿備
歷艱辛所遇多外道事具師所刻十地品發願文中於
是益發憤厲志詣武林上竺哀籲大士祈值明師乃遇
萬松禪師於中竺寺萬松問師來意師以禮普門割萬

松豎一指曰汝去見了觀音來師方下頓有所省再拜
求了生歿之訣萬松授以攝心念佛法師遂受具足戒
留侍左右朝夕叅學凡十載一日閱楞嚴經至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豁然悟入作偈呈萬松云楞嚴
經內本無經覲面何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冬天
臘月冷如冰萬松爲印可焉一日獨行山中遇虎師卓
錫正立虎俛首避去時咸異之萬松旣化復參佛慧祇
園和尚又六載堅持戒律博通羣典道譽日彰嘉靖甲
子講法華於報光寺會聽者常千人師忽念大事未的

塔銘

卷六

三九

徑志

何暇爲人作口耳伎倆乃孑身登徑山凌霄峰結茅庵
獨坐三載草衣木食苦行精求本來遂徹因作偈曰千
年翠竹萬年松葉葉枝枝是祖風前岳高峰栖隱處無
言杲日普皆同偶閱華嚴有所未了忽感神僧于窗外
指示又夢金獅入口經旨洞然四方禪侶接踵來叅師
隨機響應問者無不迎刃而解遷傳衣菴講楞嚴一時
名士大夫皆折節爲方外交嗣游天台山彼中緇素邪
正混淆師爲講華嚴等經化外道以千計講甫畢堂內
寶花偏生今扁爲湧蓮堂云比歸南司寇韞菴吳公時

爲杭守延師演法於靈隱僉憲東溟管君延師演法于
天池儀部觀願沈君延師住持圓證寺先是余延師講
華嚴於秀水之東禪寺師樂其雅僻乃相與葺法雲堂
以居迄今遂爲師示寂之所矣師爲人修幹玉立性度
高簡伉直以道自重遇公卿未嘗降禮作卑諂態羣小
或憎詬之百折不回驟與之言世故不越庸人耳及乎
陞座握拂逞辯才宣佛奧機鋒圓捷如倒峽懸河千古
凝秘一時冰釋蓋師之知見盡從妙明自得發揮非若
義學講解拘拘文字間有識之士咸讚嘆希有師保護

塔銘

卷六

三十

徑志

正法毅然不爲身謀其寓天池日有豪貴挾妓游僧寮
師會衆逐之無所顧憚世方崇事真武師以彼不過玄
武之神主治一隅耳何至奔走天下若狂也我薄伽梵
爲天人師何不易彼事此耶往往改像設而更廟貌性
喜汲引後學而視外道如讐同衣有過譏彈不少借以
故招忌者之口非有諸縉紳爲之金湯幾不免矣師生
於嘉靖十年辛卯元日歸寂于萬曆十六年正月十七
日世壽五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二所度弟子百計其高
足嗣法者曰真覺曰真界曰真願曰真澄暨真片也惟

師以苦行得見地以強毅任未法固佛門龍象也余獲
交師三十年所受教益非一期晚年相與修東林坟事
而師先化去誰爲余作蓮邦指南車耶銘曰
維賢善首繼大總持闡阿毘曇爲人天師陵持未教義
學是資師起菰蘆勵志叅諮巖栖三載乃豁夙迷爰覲
神僧且吸金獅慧命已續辯才縱恣大轉法輪導世金
鏡涌蓮表瑞降虎策藜化伏外道狂瀾一隄抗禮公卿
象法用維剛毅強忍威武不移我懷其人空門所希歸
神兜率埋骨于茲與劫終始視此銘詞

塔銘

卷六

三十一

徑志

嗟乎此大冢宰五臺陸先生所謨于松法師塔銘乃
弟子真芹輩葬師於王村禪院時筆也先生沒後飛
英狡僧如心輩百計媒孽院地真芹輩勢不能存恐
百年後并師骨或遭荼毒遂謀之同門真界輩將改
厝于徑山而決策于余余念師爲萬松入室弟子萬
松住持徑山其地自國一祖師衣鉢相傳以道鳴於
歷代者踰八十餘人師之宐歸于徑山無疑也或者
師神不安於王村姑假飛英之崇以還就本宗歟吾
聞入梅檀林者雖以刀鋸戕賊猶染香氣則飛英之

逐真芹而致遷師骨或者反有感於師未可知也師
既改厝恐將來讀碑銘者疑師塋地之異因爲紀其
委悉如右萬曆戊戌歸安沈桐識

幻予上人塔銘

瞿汝稷 字元立
常熟人

萬曆丁丑秋九月幻余上人顧余于海虞均持不借皆
烟霞也盼睐警欬足以徵沉濁而清熱惱予稽首讚嘆
希有上人真末法中日月幢雪山之上味藥草堪照幽
迷癡暗衆生令入妙光明藏堪醫五毒疾苦衆生離憂
海而登歡喜地一心皈依瞪視不捨未幾上人復偕慧

塔銘

卷六

三十二

徑志

空上人幻居上人結制安居予日叅請煩羊頓息害馬
都捐禪悅法喜之勝有生以來此會稱最嗣是三上人
飛錫恒集虞之阿蘭若塲逮巳卯春上人棄諸法侶獨
北游五臺予恒悒然懷之丙戌春予至燕脫牽之日卽
覲字髮于雁堂予寓比七閱夏自金剛窟過余者凡四
至恒踰長期近亦當中期壬辰予歷南都癸巳甲午過
予如燕中乙未予涉黃僿各一致書常念希世非獨無
高符且非雅好不久且拂衣從上人于大幻三昧羽翼
了畢鉢餘習俾三有衆生若有情若無情無不立地證

無上正等正覺于已證皆證乃八月辛酉忽得達觀和
尚書知上人于七月已巳示寂矣和尚命爲塔銘上人
天資粹白精進無伍凡杜多苦行皆力踐無媿古宿其
在清涼有僧病且危醫謂非人肉不治僧泣曰是有疾
耳將何幾上人笑割肉如掌命羹以飼病立起居常有
善絕不自伐與予游數載未口及一日予遇其僧于龍
華爲予具言之予始索視割處不可堅請不已始示瘡
色正赤如丹砂臂故瘦其半肉盡去獨瘡衣骨耳此與
善逝鷹王往因何異而上人視猶遺土也頌之歌然若

不足也于諸細行人所不屑檢者無不曲折護持言非
利生不關輔頰事非弘教不衡心慮每夜擁衣而寢不
過寸香跏趺申旦神氣炯然終身翼翼處弟子位惟奮
所未至不多其已能與密藏上人同唱導刺方冊大藏
丁未歲春計所刺得十之二不知今所益復有幾也此
上人未了公案耶是不然稽首諸佛前爲銘以證是不
然銘曰

羣有淪喪翻如野馬孰爲拯之爰資覺者於維上人覺
苑之秀末後說法大師子吼十方無邊所有刹界克刹

克塵無邊佛在如是諸佛聞說法華一切五濁佛子咸甘露
場如是諸佛放光無量交羅上人顯頂後相如是諸佛
發頻伽音悉闡教海窮微極深無能正示上人此說此
說徧滿熾無間歇一音所被無機不攝有情無情咸受
記勃於剎那際獲無生忍直圓十身何論九品茲宰堵
波弘法無盡疇未云了殃我覺胤

紫栢大師塔銘

釋德清

夫大地歿生顛瞑長夜以情關固閉識鎖難開有能一
擊而碎之掉臂而獨往者自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量

塔銘

卷六

三十四

徑志

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老咸其人哉父茂斯道頃於
達觀禪師又見之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重
法故稱師爲尊者其先句曲人父沈連季子世居吳江
太河之灘缺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寤之尚覺餘
香遂有娠師生五歲而不言僧過其門摩頂而謂其父
曰此兒出家當爲天人師言訖忽去師便能語先時見
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師幼奉母訓不坐闔則盡
命立不近闔師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
好弄生不喜見婦人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

日屠狗雄心未易消年十七方仗劍遠游塞上行至閬
門天大雨不前偶值虎丘僧明覺顧師狀而異之因以
傘蔽邀歸其寺具晚食驩甚相得聞僧夜誦八十八佛
名師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人有大寶何以汚在
此中耶卽解攜囊之物授與覺令設齋剃髮禮覺爲師
是夜卽兀坐達旦每歎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師嘗閉
戶讀書足不越閫者年半凡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
出家兒如此者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
具戒至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乃跪看良久歎曰

塔銘

卷六

三十五

徑志

吾輩能此足矣遂至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
舜覺曰吾當行脚諸方矣卽杖策而去一日聞僧誦張
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師曰
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
每至處書二語于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
頭面立消自是凌躒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
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師過匡山窮相宗奧義一日
行二十里足痛以石砥脚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游五
臺見一老宿坐於峭壁空巖師卽作禮而問一念未生

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悟其旨尋跡之失其處矣師至京師參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又問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靜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禡師直裰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笑頷之遂留挂搭九年復歸虎丘省覺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吳縣適聊城傅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子不懌子一日榻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

塔銘

卷六

三十六

經志

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薔薇一蒂二花問公公曰此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上御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同巢林戒如往叅扣及至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心印以帕子爲真傳師恥之嘆曰西來意故如是邪遂不入衆卽南還有密藏道開者率其同行而歸之師知是法器留爲侍者至嘉禾見陸太宰五臺翁先是藏公與其善師方至心大相契郡治之西北隅有楞嚴講寺乃長水說經之處因兵

火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吊之曰明月一輪簾外
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屬太宰爲護法藏公
力主其間太宰公弟雲臺施建禪堂五楹旣成請師命
一聯師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
益真修謂當以血書之師遂引錐刺臂而流血盈碗自
是接納往來豪者力拒卽未完局後二十餘年適郡守
槐亭蔡公倡始求諸明公公子竟修復矣蓋師之願力
所持也師嘗見人終日碌碌縱有一二向上者而沒師
承緣無佛法點化故也因念大藏卷帙重多而庸僧常

塔銘

卷六

三十七

徑志

言不是念者又自來南北遺風俱好博覽唯於梵筴執
性不翻致遐方僻陬有終不聞名字者若刺方冊易爲
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卽有謗者罪當自代遂與
陸公五臺馮公具區曾公見臺瞿公太虛等議同驩然
願贊佐卽命密藏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劊刺於五
臺居四年以冰雪苦寒故復遷于雙徑嗟夫開公隱去
仍囑弟子體玄奇公協幻予本公本尋化自此後輩弟
子相繼於刺塲至萬曆己酉南北諸檀復請澹居鐙公
終其役師初以刺藏因緣議旣成聞妙峰師建鉄塔于

蘆芽乃送經安置于塔中且與可藏事未偕復之都門
乃訪予於東海時萬曆丙戌秋七月也時予以五臺因
緣有聞於內因避名於東海適遇

慈聖皇太后爲保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

皇上頒降海內名山勅僧諷訟首及東海予以謝恩
入長安時師與開公走海上至膠西值秋水泛漲衆度
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
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服師時予
在長安適師弟子于君玉立來訪言師已東行計其程

塔銘

卷六

三十八

徑志

旦夕乃入山期也予聞之日夜兼程趕至卽墨時師已
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
山留旬日心相印契師卽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
都門復潭拓古刹乃決策西游峨嶓由三晉歷關中棧
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太和至匡
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爲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
伐之適丐者憐而乞米贖之以存寺蹟師聞而興感其
樹根底爲樵者剝斷過半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呪願復
生以卜寺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時

江州孝廉邢懋學禮師延居長松館執侍最勤師爲說法語集名長松茹退先是鄒給諫爾瞻丁大叅勺原素重師意留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時有江陰居士趙我聞謁見不可適阮君自華歸心于師因爲居士先求得度未許阮君請游院公山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卽屬宐建梵刹居士懇乞出家遂薙髮于山中謠名曰法鑑是爲澹居其庵今蒙勅賜佛光寺師復北游至石經山乃晉琬公慮三災壞劫正法浸滅乃石刺藏經安於巖穴師見而感之時琬公塔院被力者侵師至復之啟石室佛座下得函貯佛舍利若干出時光燭巖壑適

塔銘

卷六

三十九

徑志

慈聖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師讓之謝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更增因請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窟師重二事思得予作記適予聞師西游回卽馳至京候於上方兜率院師拉予游觀石經遂記之予回寓慈壽師感遇亦出山見訪同居于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至快事師與予計修我朝傳燈錄予與師約

往濟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匡山以待時癸巳秋七月也越三年乙未予初以供奉

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成適以別緣觸 聖怒詔逮清下獄鞫無他辭送法司擬罪蒙 恩免死遣戍雷陽毀其寺師時在匡山聞報爲予許誦法華經百部冀佑不灰卽往探曹溪回將赴都下救予聞予將南放遂侍于江滸是年十一月方會師于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嘆曰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三瀕行

塔銘

卷六

四十

徑志

師囑曰吾他日卽先公死後事屬公遂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庚子 上以三殿工下礦稅令中使者駐湖口以南康太守吳寶秀不奉令劾 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縲死時師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倘闔人殺良二千石及其妻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赴都門吳入獄師至多方調護授吳公毗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蒙 上意解得末減吳公歸每念師輒爲涕下師以予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于何處用心耶老憨不歸則我出

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贖則我
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癸卯秋
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之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
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時忌者
乘白簡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 聖上以輪王乘願
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偶汗下漬紙疑更當易亟
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
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
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 旨下云著審而已

塔銘

卷六

四十一

徑志

及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絕無他辭送司寇先是侍
御曹公學程以建言逮又在獄與師問道有壇中語錄
時執政欲歿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又住何爲乃率浴
罷囑侍者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
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

具見
園中

錄

略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宿緣我自西歸
君自北多生晤語更泠然言訖端坐安然而逝曹公聞
之急趣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
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于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

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噫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卽此末後快便一著上下聞之無不嘆服師化後六日顏色如生及浮塋于慈慧寺外次年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因啟之安然不動適予弟子大義卽奉師龕之經潞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乃奉歸雙徑供寂照庵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冬弟子先塋師于山後適朱司成文寧公禮師塔知有水亟囑弟子法鑑後移塔至開山乃與俗弟子繆希雍擇其五峰之內鵬搏峰于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毘廿三日歸

塔銘

卷六

四十二

徑志

靈骨塔于此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卽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而凜常露坐不避風雪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每見古刹荒廢必志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重興梵刹一十五所除剌大藏凡古名尊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剌行于世晚得蘓長公易解大喜之室中每示弟子必令自叅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然義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 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

後覽師于陽羨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賁以城垂陷不
欲死于賊授部將一劍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
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酒弟子有傷侍者不哭
師呵曰當推墮汝于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
體豐而面嚴冷其心最慈接人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
倉鷹攫兔一見卽欲生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
恨愈深一棒之下卽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凄然暖
然師實有馬師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
住足地居常悲禪宗凋敝欲求 國初以來諸尊宿機

塔銘

卷六

四十三

徑志

緣續爲傳燈未遂本願賫志而往於戲師每慨五家綱
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剛宗之不振其如慧命
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瀉仰圓相久隱雲門自韓大
白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于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
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自 國初
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其門人先
師雲谷和尚而典則尚存頃五十年來獅絃絕響近則
蒲團未穩正眼未明則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
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足可追配古人之

風姑錄大略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
未來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叅請機緣開示
門人輯之有內外集若干卷行於世入室緇白弟子甚
多而宰官居士尤衆不能具列乃爲之銘銘曰

佛來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鷲嶺拈花少
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藉黃梅夜牛老盧竊逃誰道
嶺南有此獼猴南嶽青原擦膿涕漢多少癡人被她詎
賺五家手快如撫舜琴南熏倏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
觸者先亾但放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单命存一絲有

塔銘

卷六

四十四

徑志

救之者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
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笋出則凌霄孰知其本爲法力
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陷虜其心不亾
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盡化爲骨逼塞虛空豈
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一死一生春在花枝